

【城记】

## 济南的雨

□吕允山

不知道大伙注意到没有,近几年来,每每天干物燥、酷热难熬的时候,保准就会有一场及时雨来浇灭这热火,给大地降温。好多时候它还不在于白天,专挑夜深人静时,有时细雨淅沥,有时大雨滂沱,一夜听雨打纱窗,清晨推窗远眺,雨过天晴,清新舒朗。我真的惊异于济南的雨,好像通人情,知进退,给忙忙碌碌的上班族让路。有时都在想,这不是老天爷对厚道的济南人的厚爱啊。

当然,济南的雨留给人们的记忆并不都是美好的。

小时候我家住在宽厚所街,记得我大概四五岁那年,天气大旱,连护城河里的水都见了底,小伙伴们下河捉泥鳅、捞小虾。干汽车司机的父亲开着车去南部山区抗旱,半个多月没有回家。突然有一天狂风大作,雷电交加,满街的大人孩子都往家里跑。不一会儿瓢泼大雨从天而降,孩子们高兴得雀跃着,用小手捧着去接屋檐上流下来的雨水。雨势稍有减弱,就一个个光着膀子赤着脚冲入雨帘,到街上趟水去了,大人喊都喊不住。我更是肆无忌惮地趴在了水里打着澎湃,水竟然能没过了我。不知是谁家大人跑到我家给我母亲说:“快去看看你家泉林,在马路上游泳了!”母亲顺手拿了个竹制的苍蝇拍子来到街上,我正在水里“游”得起劲,忽觉得屁股上啪啪挨了三四下,被抽得火辣辣地疼,母亲边抽嘴里边恨恨地说,“叫你再游泳,叫你再游泳!”这一顿胖揍,打断了我游泳运动的启蒙,以至于到现在仍是个旱鸭子。

1987年8月26日至27日,济南市降下了特大暴雨。据当时报道,解放桥测量站最大雨量340毫米,市区平均也达到了315毫米,这是建国以来济南市最严重的一次自然灾害。由于当年小清河超水位暴涨,河水倒灌市区,导致47人死亡,上万间房屋被淹,尤其是工人新村周边受灾严重,后来市政府拆除了被毁平房,建起了整齐划一的工人新村楼群。

“8·26”那天我下班回家,走到原太平街与东舍坊交叉口,这儿地势较低,湍急的雨水呼呼地向护城里泻着。我心想已经离位于司里街的家很近了,于是就冒险推着自行车涉水前行,谁知刚走到路中间,水已漫到膝盖,逆水退回去寸步难行,想硬着头皮前进,瞧那水势还真不敢,因为前边就是太平街下护城河的大崖(济南人读yai)子。正在进退两难之际,旁边大门开了,一位大叔帮我把自行车抬到了他家大门里。那天直到水退了我才敢回家,好在有惊无险。

十年前的那场7·18大雨袭来时,上高中的女儿正在省体工大队训练,见天气不好,教练停止了训练,让大家赶紧回家。女儿说当她们走出体工大队时,只是觉得乌云压城,可是不承想刹那间大雨倾盆。雨下得又大又急,不一会儿文化东路就流成了河,体工大队西邻羊头峪泄洪沟下,这儿两头高中间低,雨水湍急而下,没有带雨具的女儿想趟过马路到对面公交站台避雨,谁知还没走到路中间,脚下一滑坐在了水里,幸好当时身边有一位阿姨顺手拽住了她。人是站起来了,眼看着装有运动鞋和运动衣的包顺着洪流被冲进了泄洪沟。第二天我们看新闻才知道当天的雨有多大,泉城广场银座商城变成了一个大大池塘,山水沟一辆面包车遭遇灭顶之灾,幸亏热心的济南市民冒雨从车顶上救出了遇险的外地人。

如今7·18也过去十年了,这十年来济南的雨水春雨润物,夏雨送爽,不急不缓,气温怡人。清晨起来敲这篇稿子时窗外还是细雨淅沥,这会儿稿子也打完了,该收拾一下上班去了,见窗外的雨竟然停了,往楼下望去,行色匆匆的上班族确实没有一个打伞的。这济南的雨!

【钩沉】

## 张宗昌督鲁往事

□本报记者

朱文龙

在中国近代上千个大小军阀中,张宗昌要算名声最差的一个,他的文化程度最低,被人们称为“三不知将军”: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枪,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,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。

先说第一个“不知”。在张宗昌击败齐燮元之后,达到了人生的巅峰,占据山东、河北、江苏北部的他,成了国内最有实力的军阀之一。张宗昌的得势,让北方许多土匪军阀欣喜不已,纷纷投靠,害得张宗昌部队番号一会儿一变,出现了三十二路兵马,人都数不过来,更何况枪了。

再说第二个“不知”,这也是货真价实的。张宗昌,是天下最不守规矩的军阀,各种捐税和摊派,几乎无日无之,搜刮之酷烈,无人能及。更让人觉得惊奇的是,张宗昌要起钱来,连家乡都能下得去手。刘宝瑞先生的经典名作《韩青天》,批的是韩复榘,实际原型应是张宗昌。

张宗昌所征收的捐税主要有:田赋,契税,牙税,当税,牲畜屠宰税,盐税,“讨赤”捐,房铺捐,烟酒特捐,茶叶特捐,富绅捐,驻军给养费,营房捐及驻军营房费,军鞋捐,军械捐,车捐,集市摊捐,地亩特捐,慰劳将士费,货车特捐,娼捐,戏捐,人口捐,锅头捐,狗捐,鸡捐,修张宗昌生祠捐,修张宗昌铜像捐等,合计六十多种。

这还不够,张宗昌还设立了一个“粪税”,为此,他特别成立了一个“金汁行”,作为大粪“官营”的管理机构。为此,山东人专门创作了一副对联,上面说:“自古未闻粪有税,而今除却屁无捐”。

而山东人当然也对张宗昌不客气。1930年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出版的《山东歌谣》当中记载有很多各地百姓骂张宗昌的民歌,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聊城冠县的一首:“也有葱,也有蒜,锅里煮的张督办;也有葱,也有姜,锅里煮的张宗昌,张宗昌,先吃肉,后喝汤。”

这就是张宗昌“狗肉将军”的由

来。再说说最后一个“不知”,这也不是人家冤枉他,张宗昌确实不知道自己的小老婆有多少。

张宗昌有支姨太太队伍,号称“八国联军”,里面有中国的,有日本的,有俄罗斯的,也有南洋的,他不管走到哪儿,都乐意带着这支庞大的姨太太队伍,甚至出入外国使馆也不例外,一队马弁和一队姨太太,这是上过外国报纸的。

张宗昌的姨太太们,成分很复杂,有出自青楼的妓女,也有被强婚的民女。基本上只要他看上的,都没得跑。不过这也不是绝对,一次,张宗昌兽性大发,喜欢上了时髦女性,遂生一计,命令手下找个女校参观,实为选妾。张宗昌到学校后,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,随后又给听众们发钱,每人二十个大洋,但是没人上张宗昌的套,他只得败兴而归。

山东大学有个外号,叫做“亚历山大”,意思是“亚洲历城县山东大学”。这个外号可不是现在才有的,它的最早命名者是上海出版的新文学刊物《语丝》,时间正是张宗昌督鲁时期。

对了,那时候山东大学的校长,就是张宗昌。

山东大学最早可以追溯到袁世凯所建的山东高等大学堂。清朝灭亡之后,高等大学堂渐渐不支,继而解散,随后在济南的地面上,出现了六个专门学校。

在张宗昌治下,这六个专门学校进行了合并,成立了山东大学及附属高中。时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王寿彭任首任校长。

新建立的山东大学本部设在济南趵突泉街工业专门学校原址,也就是现在杆石桥一带。

这个山东大学有两个特点,凡是属于旧的都是好的,凡是属于新的都是坏的。比如说,碰见老师,磕头跪拜就是好的,鞠躬敬礼就是坏的。学校规定,每逢开学典礼以及

孔子诞辰,就要穿长袍马褂,对孔子牌位行跪拜叩首礼。

这个规矩是张宗昌定的,他非常推崇孔子,在刚来山东不久,他就到曲阜举行祭孔典礼。

不过,那时候的青年,已经不是清末模样,结果当然是被全体师生一致反对,最后在1927年,王寿彭“拂袖而去”。之后就有了张宗昌亲自当山大校长的故事。

张宗昌的就职演说也很简单,他对学生们说“要好好念书,不要闹革命,注意你们的脑袋!”

为了附庸风雅,体现自己大学校长的身份,张宗昌还刻过《十三经》,卷首有一篇之乎者也的序文,最后署名“张宗昌”,不知道是谁为他捉刀写的。

除此之外,张宗昌还喜欢舞文弄墨。他觉得既然自己是孔圣人的父母官,不带点斯文,实在不成体统,于是他拜师学艺,一番苦练之后,张宗昌功力大进,不久便出了一本诗集,叫做《效坤诗钞》,效坤是张宗昌的字。

这本诗集,怎么说呢,基本上全是顺口溜,有名的诗句有:“数英雄兮张宗昌,安得巨鲸兮吞扶桑”,“远看泰山黑乎乎,上头细来下头粗。如把泰山倒过来,下头细来上头粗”等。借助这本诗集,如今张宗昌在网上得到了一个新的外号:“打油诗之王”。

不过,最近张宗昌的女儿接受采访时说,网上所传的这些“打油诗”并非她父亲所作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,张宗昌的诗文水平确实不高。

除了担任山东大学的校长,张宗昌没事还喜欢去别的学校巡视,以体现自己对教育的重视。有一次,他来到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视察,校长完颜奎珍陪着他在学校走了一圈,当他看到学生在操场上练篮球的时候,不禁皱起了眉头,对校长说:“以后多买几个皮蛋子,给他们一人一个,不再叫他们几个人抢一个了。”

在张宗昌的治理下,山东大学的教育质量可想而知了,有些血性、有些本领的青年人都出外求学了。1928年4月,国民革命军入鲁,5月1日,济南光复,“亚历山大”也随之完了。剩下的校舍与设备,由1929年在青岛设立的另一个山东大学接收了。

再说回张宗昌,这个曾早年立志“吞扶桑”的军阀,却变成了叛国投敌的民族罪人,他被国民革命军赶出山东之后,彻底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。1932年的夏天,他被暗杀在济南火车站。

暗杀张宗昌的人叫做郑继成,他是济南历城人。张宗昌生前长期盘踞济南,祸国殃民,坑害了山东老百姓;想不到最后竟然死在济南人手中,真是天理昭昭,报应不爽。



▲片1928年摄于北京。  
张宗昌(左一)与张学良(左二)的便装照

【厂子记忆】

## 厂际取经

□刘志毅

上世纪60年代初期,我国的工业战线上掀起了大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高潮。济南机械行业的几个大工厂,像济南第一机床厂、济南第二机床厂、济南柴油机厂、济南汽车制造厂之间每年都进行厂际竞赛,依照生产成本低、产品质量好、安全生产等各项指标评出先进单位,由济南市机械局颁发流动红旗进行表彰。各参赛单位不仅争先进、夺红旗,还互相之间进行技术交流,共创辉煌。当时的口号是“一朵鲜花不是春,万紫千红才是春。”各厂不光是竞争对手,还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,目的都是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。我所在的济南汽车制造厂就经常组织工人和技术、管理人员到各兄弟厂参观、取经。

济南第一机床厂在生产定置管理方面搞得很出色。我们前去参观时看到车间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,机床旁的工具箱内,刀具、卡具、量具摆放得整齐齐,开箱知数。大家受到很大启发,回厂后加强了生产管理,受益匪浅。由于养成了定置摆放的好习惯,我连自己家中

的生活用品都是放置得整整齐齐,夜里想取什么东西,不用开灯,伸手就能拿到。

济南第二机床厂是我省的龙头企业,技术先进,机械化程度高。针对我厂的生产状况,我们前去参观了该厂的铸造车间木模工段,巨大的龙门刨床的床身、压力机的底座模样都是该工段制造的。一般的工厂用的木模都是工人用木工手锯、手推刨制造出来的,可该工段制造木模都是使用电锯、刨平机、对缝机、带锯机、摇臂钻床、木工车床、木工铣床等机械生产出来的。不仅生产效率高,减轻了工人的体力劳动,而且产品质量好,让我们这些用手工做木模的工人看得特别眼馋。回厂后,我们根据本厂的实际生产需要,自己制造出电锯、电刨子、截头机、木模万能工作台等木模机械,为黄河汽车的批量生产提供了模具保障。

济南柴油机厂在发动机生产上经验丰富,我厂生产的汽车发动机活塞环铸造质量不过关,首先想到的是到柴油机厂去学习。我们在该厂铸造车间看到生产活塞环的

工位上竟然是用一台旧车床改造成的离心浇注机。“离心浇铸法”我们在书本上见过,那需要购买设备啊!该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却用一台旧车床解决了离心浇铸的难题。这让我们大开眼界,找出了工作上的差距。兄弟厂用简陋的自制设备铸造出高质量的活塞环,启发和鼓舞了我们,让我们学到了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。回厂后,经过多次试验,我们用砂模生产出了合格的活塞环,没有拖试制汽车发动机的后腿。

我们到各兄弟厂取来的可都是真经,结合我厂的实际投入生产后收到了明显的经济效益。那时候到兄弟厂参观学习都是利用我厂的休息日,既不占用工作时间,也不影响正常生产。外出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,没有自行车的职工就找亲友借,有时就干脆步行去。参观回来后就连夜开会,交流学习心得,讨论施工方案,动手进行试验。没有人叫苦怕累,也没有人讲条件、提报酬,大家分享的是试验成功时的喜悦。这就是我们那代人的真实写照。